

T5236.7/2213

40

7

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4 1932

皇明文徵明

政

墨蹟

緝紳

唐肅

跋山谷墨蹟

晉江何遜

右黃文節公書梅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七月筆也按公生元祐九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漢州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GIVEN IN THESE COLLECTIONS  
MAR 14 1935

皇明文徵卷五十一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跋

墨蹟

縉紳

唐肅

跋山谷墨蹟

右黃文節公書韓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按公元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

玉隆觀以嘗忤趙丞相挺之爲轉運判官陳舉  
承風旨劾公所作荊州承天觀塔記有幸災謗  
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繇鄂過洞庭潭衡  
永桂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  
至宜州已半載明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  
呼公以六十之年橫至貶斥郡守從而阨之至  
不容居關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跋李資深  
書有云子城儼舍上雨傍風無所蓋障人將不  
堪其憂余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

跋

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公之樂天知  
命不以得失蒂芥于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  
娛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  
以三錢市雞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雞毛筆則  
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  
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  
三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藏真真蹟耳余心  
竊不平及至黔中得藏真自序諦視數日恍然  
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

跋  
公書法自黔中以後卽追踪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止於書哉第因其書想其人<sub>有以繫百年之思耳</sub>

楊士奇

跋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于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

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卽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內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濬事云爲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史之胡之逐又贖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白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楊榮

跋晦菴先生遺墨卷後

右宋朱夫子晦菴先生手書三通觀其於撰述張魏公誌銘與他書所載不同不免悔之至其所脩通鑑綱目十年而後成然汲汲尚欲求正於人則知前賢於爲文著書二事其不敢忽如此後進之士卒爾妄作者觀此可不致謹乎此卷今藏何彥澄氏間以請予識把玩之餘遂書末簡以歸之

練子寧

跋笑隱遺墨

笑隱禪師文章節行卓立方外余家有所贈張清夫詩一幅筆力詞氣甚有蘇文忠公遺風兵後流落田家余一日偶見之則已爲老嫗履樣之用矣亟命完之僅失一二字遂以錢易之以歸因思文與可所謂襪才豈獨絹素哉西山卽休上人少遊江湖嘗見知於師者也聞余所藏而悅之因以遺焉

錢習禮

書顏魯公爭座帖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藁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卽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爲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乂爲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

襲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倨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爲御史大夫卽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

跋  
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嘆以爲朕  
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辨此唐之中興四方義  
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厲氣端人正士之手  
澤豈不信然哉

倪謙

跋李瑑書

右朝鮮國王李禔第三子安平君李瑑所書予  
嘗使其國所得者也夫以三韓遠夷而能工於  
筆札如此于以見文化之無外也敬奉內翰錢  
先生共賞鑒之

程敏政

跋西門汪氏所藏名公翰墨

右名公翰墨四十八紙故西門處士汪尚古先  
生所藏也宋端明殿學士眉山蘇文忠公及兵  
部侍郎襄陽米公元暉各一紙蘇帖稱仲車先  
生者節孝徐公也太師徽國朱文公三紙爲吏  
部獻靖公行狀初本予嘗見其淨藁及此皆用  
烏絲欄蓋先生作事雖屬草不苟如此丞相吉



國程文清公一紙爲奏稿嘗在槐塘見丞相家  
有日記數十卷已斷裂不完此殆其一也將作  
監簿西城呂公沆一紙爲自壽詩沆右文殿修  
撰竹坡午之子竹坡忤史嵩之西城忤賈似道  
皆坐閒廢士論高之宋史並有傳建德路總管  
虛谷方公回一紙稱呂公內機學士卽西城也  
元中書左丞烏古孫公幹卿二紙爲楊仲弘黎  
芳洲詞幹卿名良楨號約齋字流麗在子山伯  
機之間仲弘字伯謙浦城人芳洲名廷瑞江右

人詩家巨擘也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文靖  
公一紙爲汪用衡詩序行欵欵仄字體模糊盖  
失明時所作序稱用衡五世祖叔耕亦出西門  
所謂柳塘先生師朱子而友西山者也禮部尚  
書宣城汪文節公聘君師山鄭公玉環谷汪公  
克寬禮部員外郎黟南程公文 國朝叅政金  
陵端公復初欵鄭公久成提舉吳門朱公德潤  
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彥良教諭會稽屠公性翰  
林編修金華蘇公伯衡共十紙皆與吳季實季

克者季實名國英居歙鳳凰山從學環谷仕至  
長洲學諭季克其弟朝英也師山環谷黟南皆  
吾郡碩儒而文節之先亦出婺源鱗溪一時文  
章節義之盛可想見也德潤字澤民以繪事名  
吳中復初帖稱令旨到府有吉安之委蓋吳元  
年事明年戊申改元洪武矣久成後更名士恒  
字居貞既又以字行居歙長齡橋叅政河南而  
伯衡彥良國初文章巨公也駙馬和陽王公克  
恭翰林侍講學士風林朱公升徽州知府江右  
權公縉河南李公訥推官徐公遜及劉公昭父  
某公良柎共六紙皆與唐仲實者仲實名桂芳  
號白雲故筠軒山長元之子仕爲徽州路教授  
父子皆以文名風林詩稱杜君者元待制清碧  
先生杜本也克恭實繼衛國公鄧愈鎮徽州好  
賢下士而李公帖稱職守粗遣惟慮民貧不能  
應承且問政于仲實甚切徐公字敏夫號靜學  
詞亦豪雋可喜一時賢守貳也風林與環谷諸  
老相後先而際龍飛之運爲帷幄元臣斯文之

窮達固有數耶昭父不知何許人嘗見江敬弘  
斐然集載其與會稽唐肅輩在濠梁結詩社疑  
卽其人也樵墅韓公廉及彥良二紙皆與婺源  
馬氏其稱敬齋者爲馬肅醫而能詩仕爲江西  
醫學提舉樵墅亦出婺源詩畫與字號三絕其  
稱則賢者肅之子也泉州路總管鄭公潛徽州  
通守何公翔卿榮澤丞余公鏞及揭公樞鄭公  
斌與仲實共七紙皆與呂旭者旭字德昭西城  
之裔號菊籬仕爲延長教諭仲實後一紙卽跋

此卷者禮部侍郎朱公同代書之考其詳則知  
前蘇米朱程四帖本出呂氏而樞則豫章學士  
文安公之孫同則風林之子也潛本作潛字彥  
昭號樛菴居貞之父鏞字子韶號尚友居休寧  
鳳湖而斌之名亦見朝野詩選中豈亦長齡之  
鄭乎小山張公久可翰林修撰鮑公穎進士董  
公仲可共三紙小山四明人別號醒吟居士以  
樂府名當世穎字尚聚居歙棠樾師山門生也  
劉公翼南一紙爲琴趣兩字翼南號拙菴仕爲

禮部屬蓋尚古先生博學能詩而尤善琴故翼南書此貽之也左都督追封定邊伯沐武襄公昂一紙蓋武襄鎮雲南嘗專書遣使迎先生將授其指訣聞之當時以疾辭亦不能往也先生諱德字以名於先生曾祖妣太夫人爲從侄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正統中嘗拜之予生晚不及見也先生之孫時春嗣藏此帖每相與摩挲撫玩不勝手澤之感而一時老成前輩漸盡已久因少著其出處之略附卷尾俾觀者有考焉而凡名蹟之焯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悉贅云

題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

范文正公之學莫知其師承然每有所事知要而不泛得聖門遺法如在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懦廉貪之志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其餘小者若彈琴止記履霜一曲大者若中庸中庸于經禮中授橫渠張子尤秦漢以來未有也然則學不知要而欲大有所立于天下後世烏見其可哉走過姑蘇晉謁祠下緬仰風

烈不勝懷思既謁之明日公嗣孫從規携此頌  
真蹟至舟中得拜觀焉竊附鄙意

李東陽

書宋諸賢墨蹟後

右宋李忠定公書一張忠獻公書一趙忠簡公  
劄子一外小帖一呂太保安老李叅政泰發書  
各一姑蘇沈啓南氏所藏者吳太史原博携至  
京師予得而觀之嗚呼天下未有不用君子而  
治不用小人而亂者宋之衰非無君子而患於

不能用然其君子亦有過焉秦檜首惡天下所  
繇亂賢如忠獻實與薦之泰發雖與持議禍至  
死初不能無叅政之屈此其所憾者呂非純才  
仇視諸賢無足深論忠定再罷乃繇忠獻忠簡  
雖與忠獻合而屢惑讒間至悉變其所爲則所  
謂君子者亦不能同心戮力自貽矛盾之患何  
惟乎國勢之不昌小人之禍未殄也晦菴謂明  
大義識事理惟忠定兼之蓋雖張趙不能不各  
有長短呂李而下其噐可知也然使其志論獲

行小大畢用皆當有益于世今觀其尺書寸札  
皆國家天下事也卒令厄塞困頓齋志以歿國  
亡世改而其辭獨存哀哉

書東萊先生手授稿後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于孟遠  
外孫潘日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  
道傳吳正傳皆有題識知爲先生手筆無疑但  
紙墨磨滅前一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橫  
截以去以意屬讀僅可成篇而汲仲乃稱孟遠  
爲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名杰於義爲近意者  
有別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朱密者自稱爲宋  
遺民幸生于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講明諸老之  
學因嘆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日敏  
所識皆不書年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  
也是時宋旣改物宿儒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  
遷革衣冠之塗炭而不忍自附于膚敏裸將之  
列先生之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其旣久  
而并此失之乃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艾

都憲德潤所藏古書畫甚富近得此帖獨寶重  
之間以視予予於此亦有感焉若先生之文章  
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茲不敢贅也

祝允明

跋東坡草書千文

北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帥數  
百士入場較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匝  
鼓進而金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彎  
桑折柳效之自以爲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  
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鶴列喻忽開闔  
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  
來故步如云相關者鄙夫見之然後魄隕魂越  
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  
槁法使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  
川沈文元因出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  
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

跋重勒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  
後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  
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  
毋幸金陵二事其後乃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  
之誤宜從後說卽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鑿  
內豎至輿襯伺戮疑其所言必巉絕近訐觀此  
稿開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  
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  
所作其日卽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  
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  
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  
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  
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  
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  
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  
太學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  
志嘉而力勞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贊其事刻  
成因稍志其故正德庚午十一月三日吳郡祝  
允明題



馮夢禎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嘗過震澤僧寺見有孫尚書覲仲益手牘數條  
石刻大似大蘇公書因徘徊其下久之今用卿  
所示手牘七條與石刻書法無二雜之書帖中  
不能辨也帖中語及東坡先生者一而與德固  
者半其自守之正爲人之厚彷彿可見不獨尺  
牘之工書法之妙也首二帖多戰筆似晚年書  
聞之毘陵人士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  
棄婢而生尚書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  
於家乘則尚書書法其淵源蓋有自矣

圖畫

縉紳

宋濂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  
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其論  
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

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塚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劉崧

題宣和山水畫後

觀宣和此畫類江湖暴至而浸淫平陸林木將朽而條枿摧剝者其殆當強虜有滔天之勢而國本懷日悴之憂者乎一時娛情千載墮淚

吳訥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

跋  
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  
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  
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  
言爲狙詐權罔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  
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  
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  
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  
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  
尚與圖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  
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  
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祝允明

跋王右丞畫真蹟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  
當以輞川爲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  
四方方尺有咫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  
金石所能辦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  
已稀闊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况於今乎倘

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邇來聞有一軸在親  
軍黃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大內後宰門有丹漆  
巨挺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挺偶  
墮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卽此事聞進  
御重瞳一閱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  
司禮侍側 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  
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  
三言曰王維製

蔣冕

跋衛靈公觀馬圖

衛靈公觀馬圖一幅上有子昂二字又有趙氏  
子昂印識鑒別者謂爲魏公真蹟其一人烏巾  
素服蔭于長楊之下者爲靈公五美姬從一未  
笄一士人巾服疑卽後世女侍中之類二圉人  
控轡嚮馬首而立身皆佩劍又一人持馬尻而  
疏其尾馬色黃銜勒皆金飾模寫工緻天機流  
動信非魏公不能獨其事不經見予於古傳記  
未遑深考不敢臆決其有無然竊意茲事在靈

公或者其有之昭公二十年靈公值齊豹之變越在草莽適齊公孫青來聘以其良馬見公受之以爲乘越九年爲昭公廿有九年昭公在乾侯季平子不歸馬靈公獻其所乘馬曰啓服靈公以昭公七年入春秋至哀公二年始有干戚之變首尾四十三年同時爲諸侯者非不多其以馬見於左氏傳者或有或無獨靈公之馬二見焉其畜馬以爲玩具者當不少史逸而不書者尚多也此所圖馬吾不知其主名顧其事足爲世鑒有不可不知者前此百年爲靈公七世祖曰文公嘗留意於馬矣鄘風詩人詠之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文公非以馬爲玩具也以誠心而行善政故其效至于國家殷富而致馬之蕃息如此靈公不能仰繩祖武其治國也曾不知凜乎如朽索之馭顧乃般樂怠敖唯馬是觀不於蒐狩之時而於遊豫之日不從以賢人君子而從以左右嬖昵觀於此圖尚可想見其禽荒態度無乃與乃祖懿公之好鶴同歟然則魏

公圖此未爲無意也此圖今爲某人所藏間出示予因識此于圖之上方

王世貞

題八仙像後

八仙者鍾離李呂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繇始亦不知其畫所繇始余所覩仙跡及圖史亦詳矣凡元以前無一筆而

我明如冷

起敬吳偉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嘗及之意或妄庸畫工合委巷叢俚之談以是入公者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爲各据一端作滑稽觀邪乃至邇者紫姑靈鬼往往冒真人而上援此八公以相蠱惑尤可笑也是八公者不佞能考其七而疑其一爲志之鍾離公者諱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周孝侯敗於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呂公者諱崑字洞賓父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

正陽度劉海蟾已度王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  
珍奴之屬張公者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召於  
唐開元帝與葉靜能輩諸公比而公最爲長者  
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密識之曰混沌初分白  
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初尸解  
藍公者不知何許人恒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  
一足鞞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藍采  
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  
梭後語多不能悉至濠州忽擲鞞帶拍板乘雲  
而去韓公者諱湘昌黎之從子少學道落魄它  
鄉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公曰無怒也  
請投薄伎以獻因爲頃刻花每瓣金書 聯云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  
遣之去後果譴潮至藍關公來候昌黎乃悟因  
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曹國舅者苗善時傳不  
能舉其名第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  
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  
賜之云詔書到日如朕親行抵黃河爲篙工索

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遂拜而得  
道按皇后乃侍中彬孫女金牌云云大約俚巷  
委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當作青巾少年不當  
作髯而翼善冠也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  
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能談休咎  
老而解化亦苗善時云攷之它野史謂仙姑晚  
而枯瘠其言休咎亦不甚驗趙道一仙鑑則謂  
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  
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若李公者諸方外裡  
官都不載獨聞之乩云諱元中開元大曆間人  
也於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爲虎所殘  
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不可知也令鍾離呂  
公而游人間必從東華挾海蟾而重陽輩而入  
令張果先生而取友則必從赤松安期次則靖  
能公遠張洪崖胡長仙輩而入必不屑屑求瓦  
合諸公方逍遙乎上清亦必不僕僕焉一符之  
是聽而受塵凡役也不佞此跋卽受乩頭詈所  
不恤矣



告身

縉紳

劉崧

跋宋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賜脩職郎

誥

右宋咸淳二年賜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脩職郎勅誥一通蓋度宗登極之明年需恩命以崇官秩者也紹安特一縣屬耳而恩數之覃不遺微下如此至其命詞之意尤極寬博忠厚得盛

時王言之體宜足以感動人心挽回世道矣而當日秉鈞當軸者乃釋目前日感之慮方循常秩爲羽儀粉飾之具而已何哉鍾氏之四世孫有廷方者出以示余敬覽之餘徒足以增異代孝子忠臣之慨於是相去蓋九十有八年矣

楊士奇

題宋歐陽脩撰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激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爲小人所蔽追

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  
胡銓韓絅言和議何兌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勳  
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  
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  
爲臣之禍莫慘於此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  
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  
也

李東陽

蘇子繇告身跋

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  
造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于霍山齋  
孫文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仵氏守節不嫁撫  
其三歲孤虎底于成成化四年以舊業爲鄰人  
所侵携虎持誥愬于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  
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詞及三省官名尚書  
省全印尚存謂仵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仵  
以疋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爲之裝飾張誣爲質  
物責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愬輒遣人遮止之後

改  
件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戶易  
穀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  
十三年過廬州爲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  
馬馬携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  
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  
制誥爲重蓋國之典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  
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盛時此詔方下不數  
年所謂八寶者幾爲俘物至于歲久代易子孫  
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于喪亂之  
變累脫于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  
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之希古好德公  
天下之物而不爲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旣記所  
建三蘓祠又爲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  
寶之哉

程敏政

跋宋嘉定十三年直學士院莊夏誥後  
宋制凡公移則官高者居左制誥則官高者居  
右蓋公移乃官府往來之文具署名及觀者皆

南面故列銜得以左右爲尊卑制誥乃臣下受  
之君上署名及觀者當北面命詞在前故列銜  
者悉從其後也惟中書省牒略與誥身相似而  
實不同在宋時已有誤認之者矣而張駕部汝  
弼復以是致疑予恐觀是誥者因駕部而以爲  
贗故一訂之

雜跋

縉紳

劉崧

跋西臺慟哭記後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鼎翁者丞相  
同舍生也卽爲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  
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  
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爲酹文一通爲位北望哭  
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  
處固有不待于人言而仁人用心若鼎翁者亦  
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  
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

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  
曾氏與劉惟吉顏省身及先祖實存府君四人  
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  
許曾爲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  
是夕舉酒三酌翁自賦摸魚子一闋三人同聲  
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  
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  
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  
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翱臯羽西臺慟哭  
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毅  
翁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  
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于卷末使知當時  
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惋於荒閒寂寞之濱  
者不直臯羽一人而已也

王禘

書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就齋白金若

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

覩其廟貌頽壞因斥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  
始葺事蓋以遂事爲之也廉還白于廷臣或謂  
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十二  
月十二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  
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對之  
頃具言脩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群  
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脩廟良  
是也於是廷臣乃躉之謂廉善爲使云

高啓

跋眉庵記後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  
以自號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  
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  
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爲之事  
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  
以僕僕爲忠察察爲智安重而爲國之望者則  
以爲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爲之太息

楊士奇

橘亭幽興集跋

跋

右橘亭幽興集一冊集古棋法也友人鄧存誠數與余棋余不能勝存誠授余此集自是余頗勝存誠然僅勝存誠而已耳未有以勝餘人也始余未習棋授官翰林晚退之暇或與光大相聚以此爲嬉光大機悟穎敏駸駸有造詣余不能及也是時同官能棋者頗衆以所造深淺高下各相爲耦日彰仲益一耦也光大宗毅一耦也用行民則一耦也崇璧與果之用之與余又各自爲耦希範不及果之而差勝予然喜持論議不屈日彰嘗戲余曰吾棋如坐十一層塔頂公之棋殆在百尺井底乎余曰公尚未及李慙子吾豈不勝林和靖哉仲熙曰旣不能及李慙子亦何用勝和靖然仲熙棋猶下而篤好特過余數人者遇暇輒造用之及余或邀余兩人者就其家閉戶以奕促婦具酒饌款客余以疾戒飲則爲粃粒代酒率常至暮或夜二鼓始散然仲熙未嘗一勝不勝未嘗不樂蓋好之而不畱

跋  
意得失者仲熙一人而已余嘗有詩嘲之云年中欲數輸棋日直自新正到歲除時又有好之而不能者若思幼孜能之而不爲者伯厚也夫叨職侍近荷國榮寵閒暇不能及時進脩以自見乃甘自棄若此且使後生小子視而效之廢學而敗德皆非小過然當國家太平之時吾徒職務之暇得以從容閒肆適其情者皆上之所賜其安可忘乎故旣自訟吾過又以志幸遇云

考古

縉紳

李一本

跋蘆山縣樊敏碑

右此碑踞於道周迨今幾千有餘歲矣在宋以前訛爲魏受禪碑大明一統志云謂其字文漫滅不可考以故惑於聞見者不爲注目予奉檄竊祿于茲屢經過焉見其荒於荆榛觸於莓苔亦謂信然越弘治己未仲冬因偕門生白應清



駱琰陳宣宋萬全等訪古偶憇其中因束篠爲  
箒拂之倏見字畫隱隱而出皆醇古迥異從者  
進曰此商彝周鼎復出也殆其奇遇乎亟爲磨  
洗尋其楮蠟如法摹搨得墨本有三蓋以倣字  
畫之同異者而考正之然其糊糝不可讀者亦  
過半矣旣而歸置軒次遂投以隸本叅以衆目  
就其可識者僅得什之九其疑誤者則旁爲點  
注以俟博古者正焉載考古文苑所紀樊毅樊  
安等碑亦靈獻中所作其屬辭比事與此文勢  
相類或者當時馬遷之徒爲之也夫文選所集  
皆秦漢以來古文而此碑獨不見錄古文苑又  
補文選而作又不見載毋乃此地僻在遐荒而  
人不見知與抑惑於聞見之似而不見錄歟吁  
此碑雖不見錄于古幸而文不泐壞延有今日  
得以附入邑志以永其傳亦奇矣匪徒爲斯邑  
之光實斯文之幸也然則世之爲志者苟徒據  
耳目之所托而不博歷以致審焉則雖有石鼓  
之文其不至於湮沒無聞者幾希矣

楊慎

跋越絕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斤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

跋

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斤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也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

隣云

云

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

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爲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字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詩卷

縉紳

張孟兼

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予友宋仲珩執丈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學博自少工書法侍太史於京師會建奉天殿禁中有詔徵書額時予備官儀曹郎以仲珩名聞俾謹書之而尚書楊公以進旣稱旨遂問其父子之賢已而仲珩被勅草古詩若干首上覽之稱譽有加焉皇太子暨晉王亦知仲珩之能書時出雜篇章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年擅當代之書名上徹天聽玉音之所獎予其爲榮遇可謂千載一日猶祥麟威鳳出際盛時莫不爭先快覩榮名美爵祿見寵被于身蓋無疑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省丘墓中朝士大夫

咸賦詩送之前御史中丞劉公爲序其篇端予  
旣賦詩復書此卷末與之識別庶幾鄉邦俊彥  
有見者尚當以仲珩而加勉焉

李東陽

題張滄洲遺詩後

嗚呼亨父先生不可作矣其遺詩在文量職方  
者予泣而觀之清古翹拔無一字犯俗雖偶書  
旁集若精擇而後得者世果有仙乎吾亨父當  
必爲之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

書鷄壇清話卷後

今年予作止詩詩以自戒鼎儀以詩來約曰止  
詩亦欲止今春欲止今春止未真乞取止詩來  
止我止詩合寄止詩人予請援張汝弼故事以  
隻雞斗酒爲罰竊計數日後必有縛雞載酒而  
至者鼎儀固未嘗止亦不承盟越兩月予病起  
遊大德觀爲鳴治師召所督得聯句四章鼎儀  
聞之折簡告罰予謂罰我固當不宜獨先若君  
本不承盟予亦無獨盟之理鼎儀執不置乃以

雞酒往受罰焉初鳴治師召之見督也曰第爲  
之卽有議君後者吾二人實任其事至是果以  
猪紅三斤蛤蜊數十相助先輩質明仲聞之曰  
此佳會也盡却他故赴之而亨父亦爲鼎儀所  
致凡六人鼎儀乃盛爲席以樂客於是分韻賦  
詩劇飲盡醉所謂勝負賞罰者皆不能辨亦不  
必辨也越數日明仲夜歸乘醉作序其文雖工  
事或未合予掇其顛末以書于後俾好事者有  
考焉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  
中書舍人爰輯予嘗所還往簡札數十紙爲卷  
蓋自筮仕以來幾五十年者皆在焉予展卷諦  
觀猝不知爲何人筆也因撫而嘆曰人之少老  
其異一至此哉當弱齡驟進之時粗率簡略莫  
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駕第意氣之周洽志  
趣之符合倉卒造次亦不相遠而箴規磋切予  
得之靜逸尤多據時考事誠亦有不可棄者况

卷尾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於存沒聚散之際  
可勝道邪吾家私稿所識不過一二而中書君  
乃能俱藏並錄無所遺失固趨庭授簡之餘事  
而篤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  
始觀不覺有宋景文欲焚少作之意徐而思之  
知其志之不可拂且自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  
進無幾爲不足按也乃爲之標首跋尾憮然而  
歸之

王鴻儒

題解大紳先生送行詩序卷後

右詩一卷解大紳先生序并書爲通許時公自  
陝右大叅召至京師復移江西此其送行者也  
時當在

文廟嗣位之初首索大紳旣見  
寘諸左右深信任之遷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  
奉訓大夫明年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  
奉議大夫又明年以讒構去國矣此序稱翰林  
學士兼春坊大學士是可見矣大紳負經世之  
才賈傳宣公之流其餘技形於字畫運動翩翩

如鸞騫鶴翥而清麗道勁自然合作說者以爲得臨池遺意而生不究其用士林至今惜之按爲詞賦者自柴廣敬而下十人則皆曾榜進士一時所選讀中秘書二十八人之數也柴廣敬餘姚人爲人純謹而學問該洽卒於員外郎抑菴先生甚嗟惜之王訓字詢謨廬陵人楊文貞公稱其粹厚和夷學博而正可以爲良臣循吏其爲人可知矣湯流字如川泰和人貌魁梧奇偉孝敬慈愛與人交甚和雖浪語諧謔而愛敬之氣油然而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自陳年少請預內閣讀書選時數已足詔復增之宣德中授工部侍郎總理東南財賦國裕民便其法至今不改以尚書致仕卒李時勉號古廉安福人洪熙宣德間爲翰林學士正統時爲國子祭酒王振搆以罪幾死無何乞歸士林高之彭汝器安福人幼有盛名嘗代兄從戍會赦免歸遂登第膺秘閣之選楊相字之宜泰和人文貞公從子也幼聰慧九歲日讀四書五經萬餘言十五領

鄉薦永樂二年會試第一殿試亦在二甲之首  
卒於刑部主事劉子欽吉水人工舉子業繇省  
元在京會試復在前名後名位竟亦不顯周述  
字崇術吉水人曾祭榜第二人孟簡之從兄弟  
也王直字行儉號抑菴泰和人幼聰穎絕倫弱  
冠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累官至吏部尚書卒  
謚文端立朝凡五十餘年朝廷大制作多出其  
手獨時公之履歷予未之能考焉今觀卷中諸  
公皆當代名卿鉅儒其次亦英才磊落之士而  
皆與時公周旋不舍則時公之賢從可知矣公  
之孫恩縣教諭良弼以校文至山西念予泰在  
同鄉因出此卷相示羨慕之餘不自知不肖輒  
書于後如此云

楊慎

跋張愈光結交行

禹山張子愈光髮益短才益長齒日衰詩日盛  
近作結交行凡七百八十八字紀海內交游名  
士著升沉感今昔蓋高允同徵杜子美八哀之



遺意也又作六言三十首七言律八首寄余小子則又元白蘇臺皮陸松陵之富有也而體裁高古則度越之矣其他觸興口占又不可以更僕終或有工於詆訶者曰是不亦多乎哉且養生何以詩爲也楊子解之曰養生何可廢詩也魏伯陽參同一編實建安之先鞭陰長生自叙三詠乃風雅之後乘不知昌虛中無論鍾離子養生奚可廢詩也或又曰爲政何以詩爲楊子解之曰爲政奚可廢詩也重華作歌臯陶載賡神禹有訓五子爰述爲政奚可廢詩也或又曰聖學何以詩爲楊子解之曰學聖奚可廢詩也孔子刪國風雅頌之詩立溫柔敦厚之教楚狂接輿而歌則欲與之言鮑龍跪石而吟則亟爲之下學聖奚可廢詩也子誠有喙三尺予亦試訊一言也豈有駭仙人瘖道學聞有青錢學士矣未見黃鬴少師也使伏獵弄麋比翼於鸞鳳是屠羊牧豕皆可爲夔龍矣或者之語乃塞禺山之疑乃驛遂銘其座右曰詩哉明哉詩哉明

哉予以此忘情以此養生以此爲政奚其爲爲  
政以此學聖奚其學學聖

陸粲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槩以大理卿巡撫南畿  
威望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  
老言當是時天下又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  
溲民民大都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強宗右室  
所爲多踰禮制朝廷患之賜公璽書有祛除民  
害之語惟公亦以爲莠盛苗穢不可不鋤故其  
爲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  
植之徒斬除畧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  
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畝走隸皆知  
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  
流非邪自承平久而法抗敝也流俗之論以容  
養奸蠹爲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默  
數歲月得美遷卽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  
衆口誼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構必擠而去之甚

者陷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令胡公在今  
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  
有芝山公餘二集皆未行于世此詩僅數十字  
蓋初仕時爲吾鄉人作者余間得觀之乃因論  
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有志當  
世者或于吾言而太息焉

何良俊

書世澤隆思卷後

良俊自羈貫時每讀書之暇則喜延見長老問  
先朝故實凡郡縣政令施設與夫田農登耗里  
巷間財力贏縮之故皆取耳目聞覩不欲其勦  
說載記長老言國家自 太祖 成祖驅除殘  
暴 仁宗以後 群聖守文修治中間雖更  
土木之變而 景廟監撫 英宗復辟時皆增  
修文德當時民力未耗朝廷猶恐震驚四方緝  
綏之使旁午於道中外臣工祇承德意唯謹守  
科條不欲事激昂擅興機宜故上下帖服凡朝  
廷有大政令但以文符下藩省藩省以文符下

郡縣郡縣督之賦役長賦役長坐里門甲乙呼  
之衆卽集而事隨辦故百姓給衣食長子孫終  
身不識官府者蓋什六今

聖天子欲興

堯舜之治加意元元然民力日耗國用日感四  
方逋負日積郡縣以賦役長爲不足信籍編氓  
而戶列之條教日繁法網日密百姓什一在家  
什九在公鞭箠纓纏如凝脂秋荼有司日夜焦  
勞事竟不理夫先後固未嘗易民而治也然而  
簡者易循急者難安是誠何故哉有識者必能  
知其漸矣長老稱郡太守之賢者有常山樊公  
稷山王公鄢陵宜春前後兩劉公縣令有高安  
陳公臨朐馮公及良俊之所逮事者郡太守則  
汶上路公順德前後兩何公長沙熊公縣令則  
永豐聶公石首方公夫樊公通練事機處官如  
家其所興建所謂德在生民百世之利也稷山  
以清直著鄢陵汶上後何公以長厚聞宜春與  
前何公以精敏稱長沙以文教顯若夫高安在  
割能斷苟其所持雖撫巡不能移可謂峻決臨

胸清謹絕俗純心爲民近代所無永豐志存功  
業有常山之風加以興學勸士殆欲過之石首  
當事無所推避乃高安之流亞此皆章章著稱  
者也然方正德以來監司之權漸重凡所巡歷  
之地藩省大臣雖白頭老成皆拜起罄折惟謹  
郡太守以下廷趨長跪同於厮役長沙在郡時  
長揖而罷傲然平視御史不能堪竟以論罷又  
巡撫所至胥史之徒皆有常賄一不如意則抉  
擿捃撫無所不至而臨胸在縣時獨毅然曰華  
亭之民我子弟也割子弟之肉以餒鷹犬豈長  
民者所爲卒不與迺亦以調去夫臨胸適當華  
亭水儉例得報災華亭有東西兩鄉西畏水東  
畏旱民戶有定籍而產無常處一有水旱以開  
荒爲名規避百出是時或有以開荒告者公曰  
夫開荒則民之利五而奸詭之弊百吾不能以  
百弊易五利爲奸詭作囊橐遂不許遂大爲巡  
撫張公所窘然良俊聞臨胸被繫時至不能自  
給邑中薦紳哀其貧苦爲之辦餐嗚呼繇今觀

之可不謂難哉古稱廉吏不可爲不虛也昔沈  
瓚之爲丹徒令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  
鎖繫上方瓚之見天子自理曰臣坐清無以承  
奉要人所以得罪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  
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復其  
官若臨胸者近之後臨胸事竟得白調蕭縣擢  
尚書郎累官按察副使以歸有子四人皆以文  
章名海內兩人舉于鄉兩人擢甲科歷官有聲  
績則天之所以報公者厚也孰謂廉吏果不可

爲耶迺辛亥歲華亭之民咸曰前令馮公以百  
姓之故受折辱不少畏避今數歲逋負欲以一  
時并征百姓死者相枕籍苟有官爲百姓受折  
辱如我公者民命其可少蘇乎遂謀於學校白  
於撫巡相與奉公於名宦祠歲祀之嗚呼夫仕  
宦者不難於獲上官之譽而難於得下民之心  
不難得民心於一時而難繫民思於身後我公  
去後已四十餘年而民思之如一日何哉記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蓋我公純心爲民亦誠之

所動云耳我公履歷之詳郡大夫士紀撰類能  
言之良俊第述政理變革之漸與公所以繫民  
思之故以告於有位云

所勅云耳我公履歷之詳都大夫士紀撰類能  
言之良便第述政理變革之漸與公所以繫民  
思之故以告於有位云



